

针灸时间治疗概说

靳瑞 赖新生 靳子豪 编著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针灸时间治疗概论

靳 瑞等编著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 59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140,000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4-467-2

R·87 定价: 3.70 元

C0156493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针灸时间治疗的源流和发展。将子午流注针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以及天灸疗法、脏气法时针法等统于针灸时间治疗方法同一体系,详细介绍各法在临床应用时的理论原理和推算方法等等。书中附有子午流注开穴总图,便于读者全面掌握和应用。

本书还介绍了作者应用针灸时间治疗法临床治疗常见病、疑难病、代表性症候的结果;用现代科学方法、实验手段观察了客观指标的变化;列举了各类病案;这方面内容真实、可信度高、科学性强。

本书最后以翔实的资料引述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和各学科研究时间医学所取得的新成果、新论点;作者从经络学说、阴阳学说、分子生物学等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子午流注治病原理,阐述了不少新的见解。

本书可供广大中医、针灸、推拿各科医师以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参考、研究。

前 言

近年随着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崛起,针灸时间治疗法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事实上,现代时间医学的长足进步,离不开中医时间生物医学理论的衬托和牵引。加强中医针灸时间治疗的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已成为当今医学的重要课题。为了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满足国内从事针灸工作的同道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此书。

上篇总论系统介绍针灸时间治疗法的源流和理论基础。扼要分析《内经》及其后世阐述祖国医学中涉及时间生物医学的理论;较详细地论述了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的时间医学原理;旁及诸家,探微索隐,力求显示包括子午流注学说在内的时间医学的科学内核。

下篇各论以子午流注针法(包括纳子法、纳甲法、养子时刻注穴法)、灵龟八法针法、飞腾八法针法为中心内容,对各种按时开穴方法的具体推算、应用原则、有关概念,均作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论述;同时对天灸疗法、脏气法时针法等也作了必要的介绍。书中附有“子午流注开穴总图”,乃作者长期临证应用流注针法所积累的经验。

本书还介绍了笔者近年研究子午流注针法的临床和实验结果,力图在保持古典时间医学特色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和论证子午流注治病的科学性。所附各类病案,可供读者临

床借鉴、加深理解。

附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有关书籍、文章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论述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新进展、新论点,与中医时间生物医学理论上下相映,使读者得于窥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对重要内容的参互研究。其中也反映了笔者对于子午流注治病原理的学术见解,以期抛砖引玉。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匆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上 篇 总论	1
第一章 针灸时间治疗的产生及理论导源	1
第二章 祖国医学对时间的认识	6
第一节 生理方面	6
第二节 病理方面	10
第三节 诊断方面	12
第四节 治疗方面	14
下 篇 各论	18
第一章 子午流注针法	18
第一节 子午流注的含义	18
第二节 子午流注的有关内容	19
一、天干和地支	19
二、天干地支分属阴阳	20
三、干支配五行	20
四、地支配时	21
五、十二时辰与十二经脉相配	21
六、十天干与十二经脉相配	22
七、子午流注所使用的五输穴	22
八、子午流注所使用的十二原穴	31
九、子午流注开穴日干的推算法	33

十、日时干支推算法	34
第三节 子午流注的开穴方法	36
一、纳子法	36
二、纳甲法	38
三、养子时刻开穴法	45
第四节 子午流注针法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68
一、肾经纳子时辰(酉时)取穴治肾虚的疗效对比观察	68
二、酉时与非酉时治肾虚对血浆环核苷酸、皮质醇含 量的影响	72
三、养子法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观察及机理 研究	83
四、养子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和环核苷酸、 皮质醇变化的初步观察	93
五、“三伏天”贴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102
第五节 病案举例	104
一、纳子法病案举例	104
二、纳甲法病案举例	107
三、养子法病案举例	112
四、按时贴药病案举例	118
第二章 灵龟八法	119
第一节 概述	119
第二节 内容	120
一、八脉交会穴	120
二、八穴配八卦	121
三、卦穴配合后的代数(九宫数)	121
四、灵龟八法开穴推算法	123
五、灵龟八法的应用	125
第三章 飞腾八法针法	129
一、时干的推算法	129
二、飞腾八法开穴表	130
三、飞腾八法的运用	131

第四章 天灸疗法及其他针灸时间治疗法	132
第一节 天灸疗法	132
一、天灸疗法的理论依据	132
二 天灸疗法的临床应用	133
第二节 脏气法时针法	134
一、脏气法时针法的理论依据	134
二、脏气法时针法的临床应用	135
附篇	136
一、近代时间医学研究概况	136
二、子午流注治病原理初探	150
主要参考文献	

上 篇 总 论

第一章 针灸时间治疗的产生 及理论导源

针灸时间治疗,是中国医学宝贵遗产之一,几千年漫长的医疗实践证实它具有独特的疗效。它是把自然界环境变异规律与人体气血周流灌注规律相结合,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以时间为条件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

中医时间治疗方法的产生和应用由来已久,最早应溯源于《内经》。首先,《内经》阐述了关于经络、脏腑、气血和阴阳、昼夜的关系,代表篇章不下十几篇,如《灵枢·营卫生会》论流注物质“营卫”之含义,及其流注通道“脉中”、“脉外”;分昼夜之时,揆度流注周次;《素问·脉解》、《素问·逆调论》则于天地之理,阴阳之道,四时之气,升降之机,合于人形、经络、脏腑,贯以流注理论。其次,《内经》开创了流注理论的实用规范——按时刺灸,提出了按气血流注各行其位、各有其时,周而复始的盛衰规律来调治,为后人创导成形的子午流注针法奠定了基础。《灵枢·岁露》以月满、月廓空论人体发病有“三虚”、“三实”;《素问》以月生、月满、月廓空论经络卫气之虚实,刺法补泻之不同,病数的进止,指出必须观察日月星辰,四时八节的气候变化,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子午”和“流注”两词,首见于《灵枢》。《灵枢·卫气行》

说：“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同时，《内经》从“天人合一”、“生气通天”的整体观念出发，把十二辰用于与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的相合，《灵枢·经别》谓：“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所以应天道也”。这些论述表明，《内经》将一年十二个月，用子、午作经线，卯、酉作纬线，来划分成四个季节。用一天十二时辰的经纬位置来说明昼、夜、朝、夕时间的变化，故“子午”二字也就是时间变化的意思。《内经》还依据人体经脉中气血流行盛衰现象以说明“天道”，即外界环境变化规律对人体的影响，认为人体的气血运行是有规律地有盛有衰的，就象潮水的涨落一样，以一天十二个时辰为例，寅时是肺经气血流注最旺盛的时间，而其他时辰又是其他经脉气血运行旺盛的时间，这称为“流注”。针灸时间治疗就是依据这些确定的流注节律，在固定时相内针刺补泻和提高经络治疗的敏感性，利用时间治疗的相对特异性，来扶正祛邪，提高疗效。

“纳支”又名纳子，实质含义即是脏腑经络的纳辰法，十二时辰最早称十二辰，源于历法干支，其应用先从干支记年开始，如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后应用到地支纪日，这在《内经》中已十分明确，即谓“十二辰”或“日有十二辰”。可以说，十二地支与十二经脉、五脏六腑的相配合，从而成为“十二经纳支法”的理论，萌发于《内经》。此外，《内经》还基本确立了按十二经气盛衰流注时刻的不同，分别应用补泻以调阴阳的原则，如《灵枢·卫气行》说：“谨候其气之所在而调之，是谓逢时，”《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气来盛实不可逢，气去虚衰时不可追。”自后，候营卫气血流注盛衰时刻而迎随补泻之说日倡。

对于子午流注理论，历代医家、医著续有发展，特别是宋代，由于天干地支卦象之说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子午流注理

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唐宋时代运气学说昌盛一时,但其理论仍溯源于《内经》。它的衍伸应用却流于金元以后,影响极大,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质内容。五运六气始于《素问·天元纪大论》,以天干地支与五行六经相配合,以60年为一周转。《素问·脏气法时论》则开始把干支与季节、方位、脏腑、性能、治疗方法作联系。尽管如此,七篇大论总体内容较抽象、笼统,而宋代的五运六气学说将五行十干视为天地运气的实体,演绎了不少可以运用干支解释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生、长、化、收、藏、再生长的涵义的医学原理,产生了不少新的见解,五运六气在针灸医学上的运用,就是后来形成的“子午流注”逐日按时按刻开穴法。首先,“五运六气”与“子午流注”本义有相通之处。其次,就其推算方法而言,无论纳甲法还是养子法,其规律与五运中推运以“周而复始”,五为基数(在大运为土、金、水、木、火运,在主运为春、夏、长夏、秋、冬,在客运为初、二、三、四、终运),均按“五行相生规律”向下推的原理是十分类同的。事实上,子午流注的基本理论来源于《内》《难》经的“天人相应”、“五输流注”等学说,并且通过宋代运气学说得到延伸而更趋成熟。

约在公元1153年(金代)《子午流注针经》中刊有“流注指微赋”一文,署称南唐何若愚撰,常山阎广明注。何氏将天干地支具体配以脏腑并说明:“生我者号母,我生者名子”的母子关系的治疗方法。窦汉卿撰写的《针经指南·标幽赋》,对气血流注,时穴开合的重要性也都做了扼要的叙述。至明代,徐凤在《针灸大全》中的卷四提出了灵龟八法和飞腾八法;卷五论述了子午流注,撰《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诀》,为纳甲法——古典时间针法的开穴规律作了规范的论述。明代嘉靖年间高武《针灸聚英》一书,有十八章节专论子午流注,可谓集其大成之作。应该指出,《难经》以五俞配五行,并将各经迎随补泻落实在子母二穴上,宋

代丁德用氏释难经,承迎随合时之义,将经脉流注合于二十四时,使纳子法至此已有肇端,《针灸聚英》首次系统地将迎随补泻原则与五俞流注开阖相参,确立了“十二经病并荣俞经合补虚泻实”说,其内容从子母二穴拓展至五俞穴的流注取穴,即今之“子午流注纳支法。”《针灸大成》除了在卷五专载各家对流注、灵龟的论述外,还在卷九刊载了部分“择时针穴”或用八法取穴的验案,其“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阐述广义的迎随之义,解析纳子法治病原理,实质是纳子法理论的阐发。明代各种针灸专著大多重视子午流注,如李挺在《医学入门》中,通过“流注开合”、“流注时日”二文,提出了“合日互用”开穴的法则,扩大纳甲法流注开穴的范围;其“各经之病而取各经之穴”法则,为后人采用“按时循经取穴”从而扩大了纳子法应用的范围。此外,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对子午流注针法多有发挥;明末张介宾《类经》、《类经图翼》、《景岳全书》对子午流注针法理论亦独出己见,如提出三焦属火,应附于小肠,心包络属火,应附于心等。总之,明代是子午流注针法的应用成熟时期。

养子时刻注穴法是在纳子法、纳甲法基础上的另一种按时开穴法,与纳甲法同时产生于宋金元时期,该法首见于《子午流注针经》(约1153—1163年间成书),据考,该书除《流注指微针赋》部分为何若愚所撰,由阎明广收入并作注解外,其余部分均为阎氏采集摭家编次而成,何阎二氏为金时人。何氏为著名子午流注针灸专家,本着“知本时之气开,说经络之流注”的宗旨,极力倡导“流注”学说和针法。曰“流注者,为刺法之渊源、作针术之大要”,认为根据气血的流注适时或不适时进行治疗,临床效果截然不同,谓“夫得时谓之开,失时谓之合。夫开者针之必除其病,合者刺之难愈其疾”。认为针刺的一切操作都应合于流注时序,据流注之“血气多少,行之逆顺,祛逐有过,补虚泻实,则

万举万痊”。何氏的“流注”本义包括邪正二个方面，即“十二经各至本时，皆有虚实邪正之义，注于所括之穴”。并强调子午流注针法应“因证用之”。

总之，作为针灸时间治疗体系的中心内容——子午流注针法，其理论源出于《内》《难》经，形成于宋金时代，并发展于元明时期。实践证明它对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内脏病、一般常法治而难愈之疾，往往收效简捷。近年，随着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兴盛，子午流注针法及其他针灸按时治疗法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子午流注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目前已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子午流注作为一种针灸时间治疗法已开始进入较系统的临床对照观察及实验室治病原理的探讨阶段。各种有价值的论著的相继出版问世，各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研究，为针灸时间治疗学铺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今后必将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针灸时间治疗学体系。

第二章 祖国医学对时间的认识

人类对生命节律的认识,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祖国医学从它形成的初始,就包含有大量关于时间生物节律学的内容,通过阐明人体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途径,形成了古典医学的具有“时间模式”的科学。早在二千多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人体生命的源泉,人体的生命节律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现并详细论述过年、季、月、昼夜(日)节律,并应用于针灸时间治疗。

第一节 生理方面

《内经》将人与自然界的阴阳五行进行了分类和统一,将阴阳五行与四时四方、物候、气象、经络脏腑、气血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内外变化规律,得出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结论,认识了四时、月、日和超年度的周期性变化,“人亦应之”,影响至人的生理、病理活动也具有相应的周期性。

首先,这一周期性表现在来自四季气候对人体五脏功能的影响。《内经》指出:“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气合,命之曰人”。并说:“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内经》以“化”、“神机”、“运气”等观点来阐述相合的观点,指出:“天有四时五行,以

生、长、化、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指出了四季气候对人体五脏功能的影响。《内经》还特别指出：“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五脏应四时实质上是指人体器官机能随季节性变化的规律。顺应这种自然规律，才能有益于人体，发挥正常的脏腑生理功能，即“谓得五行之胜，各以其气命脏。”五运六气的“大运气”、“小运气”都是以“天人相应”、“生气通天”为基本主导思想，来论述“五行之胜”在疾病的流行性与人体脏腑的反应性规律的。目前已有大量翔实的资料证明，祖国医学五运六气的实质内容表明它是一门生物医学时间气象学，是可应用的医学气象历法，其有生物钟的周期思想，以天象气候的“运”动和循环改变，影响到自然生态，也具有周期性的节律，来说明宇宙节律与生物周期的密切关系。《内经》十分强调四时五脏功能的节律，指出：“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为阳中之太阴（应为少阴）通于秋气，肾为阴中之少阴（应为太阴）通于冬气，肝为阳中之少阳（应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为至阴之类，通于土气（长夏）”说明脏气主时与当令之时相应，脏气强弱与四季变化相关，这是“年钟”理论的髓核。《内经》还指出了气血运行的年季节律，如《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中说“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由于人与自然相应，为一个开放系统，人体气血的盛衰趋向与外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一致，故《灵枢·逆顺篇》说：“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

其次，《内经》最早记载了“月—人相关”理论，并揭示了月节律在脏腑、经络、按时刺灸方面的重要价值。《素问·八正神明论》记载和描述了人体气血盛衰随月消长的过程，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灵枢·岁露》则论述“月—人

相关”的经络气血虚实状态,谓“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血气虚。”这表明月球对地球的引潮现象,古人推测人体气血也可能随月相变化而发生潮汐般的改变。经络气血的月节律,在一年十二月中还随着大自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规律而变化,所以《素问·诊要经终论》说:“正月二月……人气在肝,三月四月……人气在脾。五月六月,……人气在头。七月八月……人气在肺。九月十月……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骨。”经络气血的月节律理论是针灸时间治疗学的重要依据之一。

再次,《内经》还论述了人体内阴阳之气盛衰消长的“昼夜节律”。《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一曰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指出了一天之中人体的阳气有表里盛衰之别,其卫外功能是以日节律为基础的。在《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有卫气运行时间规律的论述。“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灵枢·大惑论》则有“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的叙述。《内经》还认为营气的营运具有时间性、次序性,其运行规律是营气从中焦上注于肺,由手太阴肺经开始,以次传于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的十二经运行顺序和流注衔接关系(另一条分支,从肺经注于任脉,由膺颈部上行至口鼻,通督脉,经巅顶,向下循背脊,绕过阴部,再连接任脉上行至胸腹,复与肺经衔接)。这一营运规律,即是子午流注纳子法的流注模式雏型,是“中国的生物钟”理论的基础。营气“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与卫气密切相关,“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事实上,营卫的运行

是一个与自然界变化“动静相召”的统一体。动与静，统为物体运动的二种不同形式，天体属阳，以五行之气运于上，一年运一行，所谓“五岁右迁，动而不息。”地体属阴，以六气运行于下，所谓“六气环会，静而守位。”天之运、地之气、这样永恒地有规律的运动，就成为宇宙变化无穷的根源。人处天地自然之间，在人体经络，营气的运行，始于手太阴肺经，尽历六阴经，而复会于手太阴经，均在夜间，是为“太阴主内”，卫气的运行，始于足太阳膀胱经，尽历六阳经，而复会于足太阳膀胱经，都在白昼，是为“太阳主外”。营卫阴阳二气，在白天黑夜的运动过程中又相互转化，相互为用，经气运动主内主外的昼夜节律与自然界的“五运六气”的“时立气布”节律是相应的。总之，营卫气血的运行，受自然界运气的年、月、日节律的影响，故《内经》说：“其气常以平旦为纪，以漏水下百刻，昼夜流行，与天同度，周而复始也”。指明了十二经气循行规律与自然界天体运行一样，也象漏水百刻的计时方法一样，昼夜不停地流注，周而复始。明代李中梓的《医宗必读》进一步将一昼夜之中气血分时辰而流注的规律进行了论述，曰：“寅时气血注于肺，卯时气血注于大肠，辰时气血注于胃，巳时气血注于脾，午时气血注于心，未时气血注于小肠，申时气血注于膀胱，酉时气血注于肾，戌时气血注于心包，亥时气血注于三焦，子时气血注于胆，丑时气血注于肝。”这种气血流注规律，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和应用。

古人“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而中医论脉象，也与四时变化有密切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春日浮…夏日在肤…冬日在骨”，即所谓“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为四时正常脉象。《内经》还把“时脏脉”看作生命节律的重要表现。所谓时脏脉，是随季节性阴阳消长、脏腑盛衰、气血浮沉、经络深浅而表现出与季节、五脏之气周期性改变相应的脉